

書籍索引編製的方向

——兼評「唐詩三百首索引」

索引是開啓尋檢資料之門的一把鎖鑰，也是現代人讀書的捷徑。從前的讀書人，因為沒有索引這個工具的補助，其治學的方法完全憑藉着死記的功夫；那是因為以前讀書人畢生所讀之書，只不過幾本經籍，一個人花了幾十年功夫在故紙堆裏熟讀這些書，以求顯赫功名罷了。因之古人讀書，講求博學強聞，以腹爲笥，治學如尙須憑藉檢索工具，則會被譏爲膚淺之兔園策，所以我國一向輕忽了索引檢索的功用。然自晚明西學輸入以後，知識的範圍已日益擴大，尤其是當今書籍、資料猶如洪水爆發的時代，讀書人在精力、時間有限之下，研究學問的方法已非單靠強記所能

致其功的。自十八世紀起，西洋人即開始重視書籍索引的編製，第一部體例較完備的聖經索引（*Concordance to the Bible*）在一七三七年完成。爾後英國曾有一國會議員建議如沒有附索引之書籍不得承認其爲書籍。此項建議雖未獲通過，然試觀今日西文書籍大都附有索引，足見其影響之力。

索引最初多指書籍索引而言，其後美國蒲爾氏（William Frederick Poole）在一八四八年出版了 *Index to Subject Treated in the Reviews and other Periodical* 及威爾遜氏（Halsey W. Wilson）在一九〇〇年出版了 *Readers' Guide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 後，一系列的期刊論文索引因之廣為流行。故目前索引通常分為兩種：一是書籍索引，即是將書籍內所敘述的人名、地名、事物名稱等，一一編排成表，以備人查索正文；書籍索引又可分為一書的索引和羣書索引，前者通常附在該書後面，後者則大都單獨出版。另一種索引是期刊報紙論文索引，即是將期刊或報紙中重要論文選輯編列，以供讀者擇而參考。

書籍索引和期刊報紙論文索引都有其重要性，未可言其孰之為重。我國在民國十六年——廿六年間是專書索引編纂的一個黃金時代，其間有王雲五氏主編之萬有文庫的十通索引、佩文韻府索引，以及開明書店的十三經索引等。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引得編纂處所編的一系列系書索引更是堂皇大之，然而其編排按「中國字度攝法」的號碼檢字法，相當繁雜，難學而易忘，故減低了不少效果，及至政府遷臺的二十多年來，個人或學術機關及圖書館所編的索引，則以期刊報紙論文居多；依據國立中央圖書館本年八月十五日舉辦的全國索引編輯研討會參考資料，所顯示的重點亦在期刊論文索引。至於專書索引，這幾年來則不

多見，只有臺灣開明書店的十三經索引，黃福鑾編的史記索引，周次吉編的太平廣記人名索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張以仁編的國語引得等幾種而已，反而外人在編纂我國專書索引者為多，如莊為斯（Wallace Johnson）的管子引得、艾文博（Robert L. Irick）的李賀詩引得、鮑吾剛（Walfgang Bauer）的國語引得，以及日人重澤俊郎的左傳人名索引，岩城久次郎的遼史索引，斯波六郎的文選索引、高橋清的世說新語索引……等等。近二十多年來索引的發展之所以傾向於期刊報紙論文索引，一以其資料較新穎，且學科範圍較廣，較符合大多數讀者需要，不像專書索引大都只限於文史方面；二以期刊報紙論文的編製方法較為容易，只要所收錄的期刊報紙能够完整，則可將其論文篇目繕入一定格式之表格卡片，再按類或字順排列即可；而書籍索引則沒有機械性的方法可資遵循，幾乎每本書都需要分別處理，視書的性質及使用對象等因素來決定。它必須選擇、擬定標題、款目，還要做「見」、「參見」，以及注意款目的排列、整理等。因此，近年來，編期刊報紙論文索引的多，而編書籍索引的少。

然而書籍本該是要有索引，才能方便讀者查檢的。古人沒作索引的書，在今日我們了解索引的重要後，我們應該代古人操刀；現代出版的書籍則更應編有索引。師範大學張宗良校長自去年即指示該校成立索引編纂小組，以圖書館為中心，各系密切配合，目標是每本重要中文書籍均應編製索引摘要；這當然是一件長期而浩大的工程，但初期已有該校公民訓育系擬編孫文學說引得，國文系諸多教授分別編製李義山詩引得、樊川詩引得、老子引得、陶靖節詩引得等。這是重視書籍索引的現象，希望由此蔚為風氣，重要的舊書逐漸編有索引，新出版的書，作者應有編製索引的習慣，如此當會給讀者帶來極大的方便。由師大公訓系計劃編製孫文學說引得，我們還可發現過去我們編製書籍索引的範圍太窄，只偏於幾種古典經籍，這是不夠的。有些書籍雖不是深奧的典籍，但却是我們經常朗朗上口，或在寫作時經常會引用到的，如舊時啓蒙之學的所謂「三、百、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或者「唐詩三百首」等；有的在現代更是我們寫作論文常須引用的如三民主義、孫文學說等，

有的是重要的科學方面的書籍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李約瑟的「中國科學與文明」……等，都是應用較廣，須要編製索引的。因為現代的讀書人，涉獵書籍範圍極廣，已無法遍記羣書，在他或許只記得某句或某資料彷彿在某書上所有，而又無法記在那一段章或那一頁時，所藉重的是編有完善體例的該書索引了，否則他必須花很多時間去翻閱該書。因此，今後我們編製書籍索引，不應只重古而不重今，只重文史而不重社會、自然、應用等科學。

私立東海大學圖書館一向重視圖書館的參考服務，除了平常的參考諮詢外，最近更編了一本「唐詩三百索引」，突破了我國以前編製專書索引常限於經籍的範圍。「唐詩三百首」是清乾隆間蘅塘退士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中所選，也就是唐詩中的名作；計選五言古詩三十三首，樂府七首，七言古詩二十八首，樂府十四首，五言律詩八十首，七言律詩五十首，樂府一首，五言絕句二十九首，樂府八首，七言絕句五十一首，樂府九首，合計三百一十首。蘅塘退士編

選此書的動機和旨趣，可由此書前的題辭獲得：「世俗兒童就學，即授千家詩，取其易於成誦，故流傳不廢，但其詩隨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七言律絕二體，而唐宋人又雜出其間，殊乖體例，因專就唐詩中膾炙人口之作，擇其尤要者，每體得數十首，共三百餘首，錄其一編，為家塾讀本，俾童習之，白首亦莫能廢，較千家詩不遠勝耶？」可見唐詩三百首之選，是為了通俗讀本，在從前是家絃戶誦，而其所選，亦確是唐詩精華，因此語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在今天，唐詩三百首仍是普遍受歡迎的讀物，尤其適合高中以上學生作為賞詩的讀本，甚至於國中國文課本上的詩選都是選自這本書，因此，各書局都出了很多譯注本。由於它的普遍，我們平常寫文章有時也不免會引用它的詩句或字詞，但在今日教育制度下，以欣賞它的心情去讀它的人總比把它讀得滾瓜爛熟的人多，因此在你需要引用它的時候，通常會搞不清這句詩是誰寫的，它的篇名是什麼，甚至於忘了它的上、下句或句中的某個字詞——當然，唐詩只有三百多首，翻遍原書或許不算什麼回事，但假如你沒充分時間的話，這時候，索引就顯得很需要了。

東海大學圖書館編的這本「唐詩三百首索引」體制上是先將本文按篇名首字的四角號碼順序先刊於索引之前；每一篇目均編以代號，以便查檢，例如：

- | | | |
|------|--------------------------------|------|
| (代號) | (篇名) | (作者) |
| 1、 | 鹿柴 | 王維 |
| |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森林，復照青苔上。 | |
| 2、 |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 李白 |
| | (文長略) | |
| 3、 | 夜宿山北 | 李德裕 |
| | 北山夜宿，巴山夜宿，張秋池。何處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 |
| 4、 | 夜上秋歌城聞笛 | 李益 |
| …… | | |

「代號」即是篇目排列的次序，因為「鹿」的四角號碼是〇〇二一一，「廬」的四角號碼是〇〇二一一七，「夜」的四角號碼是〇〇二四一七，故「鹿柴」排在第一，「廬山謠」及「夜雨寄北」依次為二號、三號，以下類推。

索引部份則分為「篇目及句目索引」、「著者索引」兩種。「篇目及句目索引」每條首列首字四角號

碼，次列篇目或句目「註有（篇）字者爲篇目，其餘爲句目」，再列著者名、篇目代號，及所屬格律：

(四角號碼)		(篇目或句目)	
三〇—〇—	↓	空山新雨後	↓
二二七七一〇	↓	山居秋暝（篇）	↓
.....			

例如你要查「空山新雨後」這句詩的全文或作者，即可按「空」的四角號碼三〇—〇—一查檢得知這句詩在代號七十九的這首詩裏，再翻閱前面本文第七十九篇即可得全文。反之，你如知篇名是「山居秋暝」，欲查全文，亦可由「山」之四角號碼查得此篇所屬之代號。

「著者索引」則按著者姓氏四角號碼順序排列，同作者之篇目，再按篇目首字之四角號碼依次列之；其格式仍首列四角號碼、著者，次列篇目、篇目代號，格律等。因此，如只知道作者，欲查檢其作品，亦有個線索。另外，本索引附有「索引首字讀音與四角號碼對照表」、「索引首字筆劃與四角號碼對照表」及「四角號碼檢字法」，以幫助不熟悉四角號碼法的

(作者)		(篇目代號)		(格律)	
王維	↓	七九	↓	五律	↓
王維	↓	七九	↓	五律	↓
.....					

讀者查檢。

就本文而言，唐詩三百首原有三百一十首，然而本書篇目代號何以只至二百九十六條？原來編者將同篇名的合併爲一條之故，例如張九齡的「感遇」及其二、其三、其四在原書中算是四首，本書則併爲一條；李白之「清平調」亦然，這是讀者不可不查之處。

然而原書三百一十首是按格律分類排列，此書採用篇名首字四角號碼排，個人認爲未必妥當，因爲原來按格律分爲五古、樂府、七古、七律等，本身即具有分類索引之功用，可供讀者依類查檢。爲編索引需要，自然須要在各篇前賦以代號，然似乎不必將本文變動順序。本文有些詩句，亦添加了一些標點符號，諸如第二九頁王維「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已，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錢三川氏杜曲「醉中」：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浩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第十二頁賈島「尋隱者不遇」：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這些雙引號（『』）和驚嘆號（！）的插入句中是否，會破壞原詩的韻味，實需考慮，個人翻了幾本各書局印的「唐詩三百首」，似乎都沒有這種用法。

索引部份是以篇目及句目爲款目（Entry），按篇目及書中重要的人名、地名、事件名稱以及參見的

辭類而言，本索引單以篇目及句目爲款目，使讀者查尋的線索只能靠篇目或句目的「第一個字」，似乎是不够的。蓋書籍索引款目的組成，必須先選擇標題（Heading），這標題或許是人名、地名、書名、或事件名，或是所謂的「重要字」（Key word），選擇標題的目的，即是要能應付讀者從任何需要而來的檢索；這是編製書籍索引困難的地方，但書籍索引是否能完備，亦在此。故有些書籍索引，乾脆採用逐字索引（Concordance），逐字以爲目，這類索引最爲翔實，且不須選目，編製較易，但所繫名錄過多，亦會過於煩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張以仁先生編的「國語引得」，即是較新的一種逐字索引。

本書索引，個人認爲唐詩既爲家絃戶誦之作，可不必逐字以爲目，但古人詩句，頗多引用典故，唐詩字句亦頗多典雅之詞，如能將詩句中重要字詞選出作爲款目，或許更爲理想。當然，標題的選擇，款目的組織、排列，都是須要花費很大功夫的。

中文書籍編製索引較西文書困難，檢字法的不統一及不方便是一大原因。前已述及燕京學社編的專書

引得，因為採用該社自創的「中國字皮擷法」，難學而易忘，因此減低了索引的功效。東海大學圖書館目錄卡片一向採用王雲五氏之四角號碼，因此索引亦採用四角號碼檢字，由於四角號碼有個「筆劃號碼歌謠」：「一橫二垂三點捺，點下帶橫變零頭，又四插五方塊六、七角八八九是小」，其適用性或許較「中國字皮擷法」大，對於四角號碼仍然不熟悉的人，仍可參見本書後面所附的「索引首字讀者與四角號碼對照表」在「索引首字筆劃與四角號碼對照表」，這是編者方便讀者之處。

不管這本「唐詩三百首索引」有任何微疵，東海圖書館參考室工作人員為了便利學者、讀者，而盡了這份心力，實在是值得欽敬的。當今知識爆發之時代，治學必須善用工具，而索引實為查檢資料的利器，由於以往的忽視，我們所編的書籍索引，和我國的浩瀚典籍相比，實在過少，即至現代，雖然已逐漸重視索引了，但又偏重於期刊報紙論文索引，因此還是有很重要書籍索引亟待編印；而肯花心血編索引的，

其範圍又常囿於所謂闡揚聖道的經典古籍，這是不够的，因為用它的人總是限於少數；「唐詩三百首」是通俗的讀物，東海圖書館為它編了索引，即是方便了多數的讀者。然而，唐詩三百首只是一個例子而已，我們希望今後各圖書館、各學術機構，都能認定今後書籍索引編製的方向是多面而普遍的，更希望每一學門的學者專家，都能够為自己學門的重要書籍編製索引，加以新出版書籍都能編好索引，如此治學之工具方為普遍，而研讀之學者、讀者將更得其方便矣！

* 小 啓 *

- 1 本社編輯部信箱號碼為：臺北市郵政信箱 70-174 號，惠稿來函，敬請利用此信箱。
- 2 郵購訂閱、同業批購仍請寄臺北市郵政信箱 46-27 號，本社發行部。